

第一章 變成魂魄飄蕩

泰景五年，初春。

日暮時分落了雨，綿綿細雨隨風傾斜，淅淅瀝瀝下了半宿，夜色漸深，空氣中滿是潮氣。

蘇翊曇由獄卒領著走進黑漆漆的刑部地牢，一股酸腐的氣息撲面而來。

一隻灰鼠順著陰濕的牆角一閃而過，兩邊的牢房中傳來細微的痛苦呻吟聲，蘇翊曇面色無改，淡然而過。

年輕公子身穿剪裁合宜的月白色圓領袍，整潔儒雅，鑲嵌著名貴白玉的官靴踩在地上，步子不疾不徐，沉穩從容。

陰森冷寂的一間牢房裡，蘇翊曇見到了他想見的人。

一名骨架嬌小、身體瘦削的女子蜷縮在角落，她背對著外面，凌亂長髮披散在背上，額頭抵靠著那沾滿汗穢的牆壁，一動也不動。

骯髒的牆上還殘留著前一位犯人自戕時留下的血跡，經年累月，那血已變成了黑褐色，蘇翊曇記得她是最喜歡乾淨的，見此情景，不免心生憐惜。

「夕眠！」他快步走近，彎腰便要去扶。

還未等他觸碰到女孩的身子，她便如受驚的鳥兒，瑟縮著往旁邊躲，目光怯怯地回頭。

如鹿一般充滿靈氣的清眸在看清男子的面容時，眼裡的絕望盡數化為憤怒與怨恨。蘇翊曇被這目光刺痛了雙眼，心中很不是滋味，手便僵在半空中，「別這樣，我當真想幫妳。」

陸夕眠的背緊貼著牆，不說話只緊咬著下唇，目光倔強地瞪他。

十日前，剛登基的小皇帝下旨將她的父親——鎮南大將軍陸綏錚，以謀逆之罪下了大獄。

陸家被抄，私產充公，男丁女眷也盡數關了起來。

一夕之間鎮南大將軍府傾崩，她從雲端跌落泥淖，成了罪臣之女。

陸夕眠不懂朝堂之事，只知道自己的父親最是剛正、忠心，是個滿腔熱血、鐵骨錚錚的將領，在戰場上遇到生死危機都從未退縮過，一直以血肉之軀守護著國家，絕無可能做出大逆不道的事。

即便從陸家搜出了所謂的「證物」，還有「知情者」佐以證詞，她也是不信的。年紀尚輕的新皇不問真相與疑點，火速處理了鎮南大將軍府，迫不及待得像是生怕有人阻攔，而這場陰謀中最大的得利者，便是推波助瀾的蘇家。

事到如今，陸夕眠早已對蘇翊曇無話可說，他們之間只有深仇，再無半點往日情分。

蘇翊曇歎了口氣，見她戒備，便知她心意未改，於是收回了手，不再勉強。

他眉宇間見不到絲毫不耐之色，清潤俊朗的臉上始終帶著柔情與憐惜，神情縱容又無奈，像是在看一個胡鬧的孩子。

今日來，是好心告知她一件事的，希望她聽了之後會改變主意，同意他的安排。

蘇翊曇想了想措詞，嗓音溫柔道：「妳娘染了疾，已經死了。」

陸夕眠懵了，好似被當頭打了一棒，受過傷的右耳突然聽到一聲巨響，一陣嗡嗡後，隨之而來的是尖銳的劇痛。

她大腦一片空白，渾身都在發抖，輕靈的鹿瞳圓睜，眸中滿是不可置信。

「你們殺了她？」陸夕眠巴掌大的小臉上劃過一滴淚，緊咬著下唇，艱難地從嗓子裡擠出幾個字。

蘇翊曇道：「約莫是驚懼交加，再加上懷有身孕的緣故吧。」畢竟六個月的身孕，很難忍受牢獄之苦。

「妳不要擔心，」蘇翊曇再次溫聲道：「妳舅舅已經下去陪他們了，妳娘不會孤單的。」

陸夕眠驚愕抬頭，蒼白的臉頰上淚痕未乾，她的右耳迴蕩著銳利的鳴聲，頭一陣陣發暈。

單靠左耳聽不清話語，陸夕眠眨清眼中濃濃的水霧，緊盯著蘇翊曇的唇。

蘇翊曇語氣帶著不易察覺的輕嘲，「他要硬闖，還殺了前來查看情況的牢頭，自不量力，被人捅死。」

地牢裡的犯人死便死了，左右都是過幾日就要流放邊疆的，無人會追究。想起那個總是揚著下巴不可一世的男子，蘇翊曇心中多了兩分舒爽。

女孩痛不欲生的神情激起了蘇翊曇幾分疼惜，到底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，他不忍見她難過。

眼下陸夕眠家中再無寵她的親人，只剩下跟他這一條活路，蘇翊曇思及此，眉間稍顯溫和。

「說到底，此事是我思慮欠妥，若非我怕妳受委屈，特意動用關係給妳單獨分了這一間牢房，妳也不會連他們最後一面都不得見。」

他口中說著抱歉，面上卻沒有多少愧色，趁著陸夕眠悲痛欲絕，上前兩步意欲將她扶進懷裡。

「我曾在妳右耳受傷時便說過會照顧妳，如今承諾依舊作數。」他說得誠懇，「只要妳願意按照我說的做。」

若陸夕眠願意指證陸綏錚，蘇家就可以保她，她能嫁給自己，下半生無憂。至於她沒什麼親人了……蘇翊曇覺得很好，父親向來不喜陸家人，以後她隻身一人，他也好說服父親讓她進門。

蘇翊曇自覺為她選擇了一條最好的路，一切皆已安排妥當，她只需要聽話。

可他才往前邁了一步，剛要伸出手，陸夕眠便死咬著下唇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

「別碰我。」女孩不住顫抖，緊咬著牙，嗓音輕顫。

蘇翊曇還從未挨過女人的打，一時間也愣住，怔忡過後便是被羞辱的滔天怒意，再繃不住那副溫和有禮的假面。

這一巴掌打斷了蘇翊曇僅剩的一點憐惜，他冷笑道：「我幾次三番來勸妳，父親已十分不喜，若妳此刻肯低頭認錯，也不是不能到蘇家當我的妾室。這是我最後一次來，再過三日妳就要被流放，那時是生是死便由不得妳了。」

他沒有嫌棄她右耳受傷，也沒有計較她是罪臣之女，自覺已經仁至義盡。

「要我嫁你，我寧願去死。」

一語成讖，後來陸夕眠果然死在了流放的路上。

三月中旬，杏花開了。

陸夕眠模糊間又有了意識，睜開眼後，下意識地低頭看向自己的身體。

身上已經換了衣裳，不再是那件破爛且灰撲撲的囚服，而是一件華麗好看的裙子——緋紅色的煙紗散花裙上紋繡著大朵牡丹，襯得人格外嬌俏可愛。

她不是流放了嗎？

陸夕眠記得流放路上，一個深夜正睡得昏昏沉沉，突然被一股大力從地上拽了起來，驚慌睜眼時看到了抓著她的人，是押解她前往邊疆的差役。

那人粗魯地捂住她的嘴，拖著她往外走，然後把她按在石頭上，意圖撕扯她的衣裳。

陸夕眠自小沒受過苦，死在流放的路上是她早就想到的結局，甚至還預設過許多可能，病死、餓死、被人打死……左右都要死，她不想受這般屈辱，於是乾脆咬舌自盡。

差役才剛把手伸到她的領口，見此情形，大驚地叫了聲。

人很快斷了氣，對方猙獰著五官，惡聲惡氣道聲晦氣，罵罵咧咧地走了。

她明明死了，怎麼現在……陸夕眠偏頭打量自己身處的地方。

屋內的陳設簡單又奢華，雕梁畫棟，富麗堂皇，屋裡擺滿了冰桶，正中央放著一尊棺槨，檀香棺木中，放著的是她的屍身。

身體出奇地輕盈，很顯然，她確實死了，現在只是個游離在人間的孤魂野鬼。

陸夕眠心裡有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感覺，突然一個響亮的噴嚏聲從外頭傳了進來，她連忙扭頭看去。

白日的亮光刺了下陸夕眠的眼睛，卻感覺不到任何疼痛，殿門大敞，有低低的閒聊聲夾雜進春日暖風，送進了陰涼的大殿裡。

「……殿下將棺木安置在他的寢殿中，也不知道何時才會回來，再等久些都要腐壞了。」

「林太醫不是給她抹了層什麼藥粉嗎？聽說那藥可以延緩衰敗，不至於那麼快就臭了的。快把門關上，殿下特意叫人為她上了妝，想來十分在意她的遺容，天氣越發暖和，別給她熱壞了。」

兩名宮女已經守棺兩日，害怕的情緒早就在第一天夜裡就耗盡，眼下已有了心情閒聊。

門從外頭關上，她們倚靠著殿門，正坐著休息。

陸夕眠眼中閃過驚色，她抬手捂了下自己的右耳，蓋住一隻耳朵，外界的雜音稍弱，人聲也小了不少，聽聲能力大大削減，一種不安全感湧上心頭，但這才是她無比熟悉的感覺。

鬆開手，所有聲音又都一股腦地湧了上來，不禁讓陸夕眠的眼眶微熱。

右耳已有兩年未曾清晰聽到過聲音了，現在她竟又能聽到，可惜自己變成了鬼魂，已再無人能聽她分享喜悅。

門外低聲的議論仍在繼續，陸夕眠飄到門邊繼續偷聽。

「春天犯困，說點什麼解解乏吧。」一人打著哈欠道：「妳可知殿中人是誰？」

「似乎姓陸，謀反的那家？」

陸夕眠隔著門板，擰著秀眉小聲嘟囔，「呸呸，我家才沒有謀反呢。」

「我聽說鎮南大將軍原是为成王辦事的，大將軍伏誅後，那姑娘就被流放了。可憐她才十八歲，舉目無親，死在路上。」

「陸家不是還有人嗎？前幾日聽人說有個姓陸的姑娘進宮，不是她家的？」

「是吧，估計關係並不近，不然怎麼謀反之事未曾牽連呢？不提那個了，哎妳說，咱殿下是不是與那姑娘有那方面的關係？」

「什麼關係？」

「妳傻啊，還能有什麼，左不過男女間那點事！」許是怕人聽到，又壓低聲音八卦道：「若無關係，怎的將人屍體帶回來？帶回來也就罷了，咱們殿下霸著屍體不給陸家送去，還把棺木放在他寢殿中，偷偷摸摸的，妳說存著什麼心思呢？殿下回了京城茶都沒喝上一口就闖進成王府邸，把人給……」

兩人沉默下來，半晌後另一人才弱弱地道：「可成王企圖謀反，陛下又尚年幼，他礙於情面不便處理自己的親叔叔，故而保了成王一命，只軟禁在府。咱們殿下執掌御司台最是鐵面無私，殺他也不一定是——」

「那為何遲遲不下葬？不但想辦法保持屍身完好，還找人給她仔細梳妝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妳覺得正常嗎？」

「……」這樣想確實不太正常，甚至還有些詭異。

一門之隔的陸夕眠聽懵了。殿下？哪位殿下？

她的性格稍稍靦腆內斂，不太會主動去認識誰，有過來往的年輕公子攏共也沒幾人。

與她關係親密些的，除了同胞兄長、小舅舅，再來便是鄰居蘇家的四公子，可對蘇翊曇也是她受傷以後見面次數才多起來，畢竟他都直接找到自己家裡了。

至於旁人，一向都只是點頭之交，就連她最好的兩個閨中密友，其各自的兄長都同她沒說過幾句話。

她並不記得自己與哪位殿下有過交集，更遑論有「男女之情」了，聽宮女的話，是這位殿下把她帶回京城，暫存於他的寢殿中，是誰會做這些事呢……

至於成王的事更讓她不解了，陸夕眠眼露迷茫，發現自己知道的事實在太少，只堅信自己的父親絕非謀反之人，更加不會幫什麼成王辦事，其餘再多的一概不知。不知為何自己的魂魄尚存於世，但既然她還「活著」，想來上天自有安排，說不得是要給她一個機會為父兄洗刷冤屈。

陸夕眠生怕自己遺漏了什麼重要內情，趕緊穩了穩心神，打算再繼續聽聽。

她下意識將完好的左耳朝著外頭，屏息凝氣，這才發現出神的這會功夫，外頭已經許久都沒有動靜了。

嗯？怎麼了？

外頭就像是撥動了中止的機關，連風都靜了下來，只剩下沉穩的腳步聲。

有人由遠及近走來，守在外面的人再沒敢出聲，直到腳步聲停在殿外，兩名宮女才戰戰兢兢道：「宣王殿下金安。」

宣王？

有風擠進門縫，吹在陸夕眠臉上，她隱約嗅到一股淡淡的花香，記憶中突然出現了一張模糊的臉。

噓，噓……腳步聲越來越近，這讓陸夕眠忍不住又朝門更湊近了些。

現在一門之隔的外面來的就是她的恩人吧？若無此人，應當也不會有人把她好生安葬，她會曝屍荒野，任由野犬蠶食，屍骨無存。

陸夕眠突然一陣緊張，她這副鬼樣子還未見過人，不知道旁人能不能瞧見她……

明明已經感覺不到心跳，可她總覺得聽見了怦怦聲，有點期待，又有些忐忑。

她剛把手攥成拳，想撫上心口，門卻在此時被人推開。

木質門板向內打開，穿過陸夕眠的魂體時她怔愣在原地，猝不及防間，對上了雙似濃墨一般烏潤的瞳。

殿外立著兩棵花樹，白色的花一團團一簇簇，密密匝匝壓在枝頭。初春的暖風打著旋，帶著生的希望，從男人身後吹來，陸夕眠聞到了杏花的香氣。

面前的年輕男子一身月白色銀絲團花紋錦袍，身姿頎長，身形蕭蕭，他還保持著推門的動作，背靠明亮的天光，整個人像是染了一層白光。

跨過門檻，陸夕眠瞧清楚了他的臉，男子清雋俊美的面容難掩蒼白，透著股病容，大抵是屋內氣味並不好聞，他微微蹙眉，拳抵在唇邊輕輕咳了聲。

薛執輕抬眼眸，目光擦著陸夕眠的耳側向後掠去，如有實質般，瞬間染紅了她半側臉頰，因為此時他們離得極近，近到只要一低頭，他的鼻息就會從她髮間掃過。

陸夕眠的手還舉在半空，虛幻的魂體若有似無擦過男子的胸膛，此時她認出了眼前的人，兩年前在宮裡的某次宴席上曾驚鴻一瞥。

陸夕眠旁的優點沒有，記性卻十分不錯，打過照面的人大多都能留下印象。

那天她以為自己看到了話本裡的神仙，於是視線在他身上停留的久了些，當時蘇翊曇注意到她的眼神，便主動介紹——

宣王殿下乃是先帝的第十子，陛下幾個弟弟中唯一手握實權的，陛下將御司台交由他掌管，可見對其之信任。

蘇翊曇不太喜歡誇讚旁人，尤其是比他優秀的男子，那段時日他殷勤地開解陸夕眠，變著花樣找話題，又不想她過多地將目光放在其他男子身上，見她似乎並不感興趣，於是三言兩語便作罷，同她說起了旁的事。

陸夕眠本在養病，她傷了一隻耳朵，蘇翊曇的話並未字字句句都聽清，總覺得那天的事自己理應不記得，可也不知為何，此刻記憶裡關於「宣王」的一切就這麼冒了出來，慢慢地變得明晰。

原來她當時聽到了，不僅聽得清楚，還記住了。

陸夕眠回憶的功夫，薛執已經穿過她進了屋裡，走到棺木前，她也跟了上去，停

在對方身邊。

若說薛執與棺中人有特殊的關係，很顯然並非如此，他臉上毫無悲戚，甚至連眉頭都沒皺一下。

陸夕眠想起方才宮女議論他們的關係，搖了搖頭，她的確沒同宣王說過話。她低頭看向躺著的自己，有些恍惚地將手扶在棺木邊——自己看著自己的屍首，這樣的奇遇非尋常人所能體會。

男人目光淡淡地掠過亡故女子的精緻面容，彷彿只是在檢視宮女是否按照他的吩咐做事。

衣裳換了新的，緋紅色的裙上紋著牡丹花，繡娘的手藝精湛，叫人一時間分不清那花是真是假。

髮髻被白玉金簪整齊束起，臉上薄施脂粉，將少女的青澀和純真盡數展現，她沒有戴耳飾，因而右耳耳洞周圍的那顆小痣在日光下無所遁形。

深褐色且微微發紅的痣，圓圓小小的，正安靜地點綴在舊傷旁邊。

因為塗了一層特殊藥粉的緣故，延緩了腐敗，她全身上下的皮膚仍算完好。

美貌的花季少女，正躺在棺中，安靜地睡著。

好半晌，身側的男人一動也不動，他的視線牢牢鎖在她身上，不知在端詳什麼，神情算不上嚴肅，但也格外認真。

陸夕眠側過頭，順著他的視線望過去，感覺好像是在看……她的耳朵？

不確定的答案在心裡浮現時，薛執突然抬手，朝她的臉探去。

陸夕眠心頭一跳，看見他的手果然伸向自己右耳，白如玉骨般的手停在耳側空中，猶豫了下，終是輕輕落了下去。

屈起的指節蜻蜓點水般觸了一下她的耳骨，然後輕輕捏住耳垂，指腹在那顆小痣上緩緩摩挲。

陸夕眠的臉一瞬間爆紅！

魂體當然毫無實感，但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耳朵被人揉捏把玩……偏偏那隻手長得十分賞心悅目，指尖流連在她白皙的小耳垂上，讓她心裡生出一陣奇異的酥癢感覺。

陸夕眠捂著自己的耳朵，抱住腦袋埋進胸口，躲閃著視線，紅著臉飄遠了。

但未等她臉頰的熱意消退，宣王便收回了手，默默地轉身離開。

兩日後。

白天下過一場小雨，入夜時淡淡月輝灑在空落的院中，在潮濕的青石小徑上鋪了一層薄薄銀光。

漆黑的夜裡格外安靜，陸夕眠戰戰兢兢地藏後，頗為膽怯地拿眼睛瞄向不遠處，靜靜注視那個斯斯文文坐在石桌前飲酒的男人。

自那天他來看過她的情況後，她便失去了「自由」，再不能隨心所欲地到處亂晃，只能被迫跟著對方，他去到哪，自己便只能在周圍徘徊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她看到了些不該看的，對這個謫仙般的男子生出了些畏懼之心。

薛執安靜坐在月下，手執一只青玉酒盅，他瞧著身子有些單薄，不似她的父兄那樣魁梧，捏著杯子的瘦弱手骨向外凸著，平白叫人想起瘦骨嶙峋一詞。

可陸夕眠卻知道，他昨日就是用這隻手，輕而易舉將他的親侄子扼死在龍椅之上！明明是他弑君，可這人卻有顛倒黑白的能力，甚至朝野上下對他的說詞無不信服，皆認定了是自始至終盡力扶植新帝的蘇相又將帝王殺害，而宣王「清君側」後便功成身退……

不敢再回想更多細節，陸夕眠又往裡側縮了縮，她才後退半步，忽見身後走來一人。

二十多歲的男子作侍衛打扮，腰間掛著一把刺春刀，踏著夜色，大步流星走到了男人身側。

陸夕眠這兩日總見此人，知道他叫衛懲，是宣王的心腹。

衛懲開門見山道：「奏請您登基的摺子已快堆滿思政殿，殿下做何打算？」

話音一落，院中便陷入寂靜之中。

薛執似有醉態，半晌才動了一下，略略掀起眼皮，嗓音含著淡淡酒意笑道：「本王還未想好，叫他們先等上一陣吧。」

他那個小侄子薛元辭上位還未滿兩月便駕崩，如今寶座空懸，前朝亂成一團，急需一位身分尊貴又能當大任的人來穩住局面。

毫無異議，便是這位當場捉拿叛臣蘇相的宣王殿下呼聲最高。

衛懲捉摸不透主子的心思，只稍作猶豫，卻未敢妄言。

他不言不語，薛執卻自說自話起來，「你可是想問，本王籌謀數載，為何此時躊躇？」

見手下抿唇未答，他笑眼彎彎，隨口道：「看著那幫老傢伙著急，不好玩嗎？」

衛懲張了張嘴，「……嗯。」

「嘖。」薛執嫌棄地看著自己木訥的下屬，突然覺得興致索然。

主從二人相對無言，又過了半晌，衛懲揚聲，「藥粉快失效了，陸姑娘的屍首如何處置？」

「屍首？」薛執沉吟半晌，慢慢眯起眸，把目光投遠，落在後面的杏花樹上，

「哦……差點忘了。」

藏匿於花樹後的陸夕眠聽到自己的名字，悄悄打起了精神。

衛懲道：「可要下葬？」

薛執打了個哈欠，懶洋洋擺手，無所謂道：「那便葬了吧，擺在殿裡也佔地方。」

「葬在何處？」衛懲問。

「這種事也要本王操心不成？」薛執睨他一眼，「你看著處理就好。」

衛懲抱拳應下，心裡想的卻是回京路上所見那幕——他們行至半途，恰與流放的隊伍遇上，好巧不巧，正好看到陸夕眠險些被人凌辱的畫面。

陸家的女兒本是天真爛漫的年紀，樣貌瞧著乖巧嬌弱，不承想性子竟這般剛強。

那差役滿臉晦氣地把人丟下，正要往回走，卻被他們殿下自遠處給一箭射殺。

殿下不叫人靠近，自己走到少女身前，沉默半晌，解下了自己的披風給她蓋上，

然後帶她回了京城。

「還有事嗎？無事便回吧。」醉意上頭，薛執有些困了，撐著桌面站起身，晃悠悠就要往偏殿走。

衛懲回神，趕忙道：「殿下，陸將軍與小陸將軍……您如何打算？」

薛執停住腳步，微微偏頭，不解地回望，「葬了便是，還要如何？」

他們回京時冤案已定，人都死了，薛元辭逼殺功臣後，將一千人等都丟到亂葬崗，但薛執回來後，又把那些人從亂葬崗裡接了回來。

「既已知曉大將軍蒙冤，可要為其沉冤昭雪？」

衛懲是將門之後，從小便聽鎮南大將軍的赫赫威名，月前驟然聽聞陸將軍作亂，他是千萬個不相信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他打從心底希望能洗刷陸家的汙名。

陸夕眠聽著聽著，眼眶不禁紅了，她在暗中感激地看著衛懲，也一同期待著薛執的回答。

薛執負手而立，沉默半晌，啞聲道：「本王看起來就那麼像是會做善事的人嗎？」

衛懲啞然。怎麼會呢，旁人不知，他還能不曉得嗎，主子不管看上去多麼好相與，多麼彬彬有禮，可骨子裡……

「陸家時運不濟，怨不得旁人，本王幫他們到此處，已是仁至義盡。」他留下冷漠的一句話後便走了。

衛懲垂下眸子，額髮掩住眼底情緒，沒再上前糾纏……

自那夜過後，陸夕眠再對著薛執的時候總是耷拉著腦袋悶悶不樂，饒是他長得再好看，聽他說出那番話後，她再也高興不起來，即便明白對方所言乃是實話，他的人情已經給得足夠多了。

很快的，衛懲找人在她徘徊的那棵杏花樹旁刨了個深坑，將盛有陸夕眠屍身的棺槨安置於坑中。

但不曉得為什麼，她的本體雖已下葬，魂體卻不知何去何從，只能囿於這棵杏花樹下。

又逗留了半個月，杏花漸漸凋落，鋪了滿地芬芳，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，陸夕眠沒來由地覺得困頓，自從變成鬼魂以來，她還從未有過睡意。

昏沉之時，那兩名曾看顧她屍體的宮女在樹下清掃滿地落花。

「妳為何天天都要爭搶著掃這裡的落花？」

「衛大人說，此處是風水寶地。在這兒啊，會有好運！」

風水寶地呀……

陸夕眠闔上了眼睛，意識慢慢飄遠，不知過了多久，耳邊又有人在說話，絮絮叨叨的，聽著卻不厭煩。

「我就知道，真相總不會被埋沒的，畢竟殿下最是嘴硬心軟……」

「殿下准許陸將軍配享太廟，小陸將軍也恢復了一身清白，真是太好了！」

「他雖不願管下葬之事，可殿下又說，這裡是難得的風水寶地，」衛懲的聲音輕輕響起，「埋於風水寶地，逝者才能安息。陸姑娘，祝妳好夢啊。」

第二章 重生回到十六歲

「陸姑娘，快醒醒。」有人說：「皇后娘娘請您過去。」

「姑娘，姑娘？」

陸姑娘？是在叫她嗎？可她不是死了嗎？

皇后娘娘？哪兒來的皇后娘娘？宣王終於願意登基了？他娶夫人了是嗎？

陸夕眠被熱醒了，睜開眼後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張檀香雕花拔步床上，床前正候著個身穿粉紅宮裙的小宮女。

小宮女見人醒，鬆了口氣，一邊伸手攙扶，一邊慶幸道：「您總算醒了，娘娘還等著呢，奴婢扶您過去吧。」

心裡不禁嘀咕，陸姑娘的酒量實在太差，只抵了一小口就睡這麼久，自己怎麼叫都叫不醒。

陸夕眠正頭疼著，腦子裡像是塞了一團漿糊，她抬手揉了揉腦袋，撐著坐起身，茫然地環顧四周，暗想著這是哪裡？

小宮女見她出了許多汗，前襟領口被汗浸濕深了顏色，薄薄的衣料襯托出玲瓏有致的身材。她紅了臉，垂眼輕聲道：「陸姑娘，靜熙宮離這裡不遠，奴婢幫您去取套新衣裳換上吧。」

清脆的聲音順利地進入到陸夕眠的兩隻耳朵裡，右耳未有任何雜音，雙耳皆能無阻礙地接收到一切聲響，就像她是鬼魂時那樣清晰。

她怔愣著點了下頭，小宮女匆匆出了門。

人才剛離開沒一會兒，陸夕眠勉強從混亂中醒神，她撐坐在榻上，空氣中突然慢慢多了些焚燒的味道。

她微微蹙眉，偏頭朝半開的窗外望去——天朗氣清，一片寧靜，湛藍的天空中還能看到大朵的團雲。

此情此景很熟悉，她隱約從記憶中找到了些蛛絲馬跡，腦海中驀地捕捉到某些回憶，視線驟然一凝，瞳孔驟縮。

不遠處冒出濃煙滾滾，很快地火團在空中綻放，接著有明黃色倒影映在她驚懼的瞳中。

剎那間，天地共震！

轟地一聲巨響，在她右耳邊炸開，絕望與驚恐頓時將人湮沒，烈烈火焰由一小團到鋪天蓋地，滿眼的熾烈只在一夕間。

陸夕眠縮在榻上無處可逃，她下意識抬起手臂，護住自己的頭。

震耳欲聾的爆炸與滾燙熱烈的火焰無情襲來，右側身子被灼灼熱流包纏，明明沒有火燒來，熱浪卻彷彿就在身側一般，令人灼熱難耐。

同樣的痛苦她曾遭受過一次，眼下又重溫了一回。

木門被炸開，有木渣飛了過來，劃傷了陸夕眠護在頭側的手臂。

她感覺自己的右耳嗡嗡作響，臉頰上還有溫熱流下，耳朵的尖銳疼痛讓她意識又模糊了起來。

陸夕眠終於確定，自己的的確確是又活了，回到了兩年前，她十六歲，右耳剛受傷的時候。

耳朵太疼了，臉頰濕濕的，分不清是汗從額角滑落，還是別的什麼。沒法去思考重生的緣由，她很快便眼前一黑，疼昏了過去。

巨響聲震動了半座宮廷，讓承文宮中正享宴飲之樂的眾人皆是一驚，目瞪口呆朝外看去，各世家貴族與朝中大臣皆坐在几案後，左顧右盼，惶恐不安地私語著。高坐於上位的年輕帝王亦微微皺眉，沉聲道：「發生何事？」

他對著身側的宮人問話，自有人出去打探，很快人便回來，「御花園東南角那邊有濃煙，似是走水了。」

走水？走水怎會有那麼大的動靜？大地都抖了三抖，好像什麼東西炸了一樣。

順帝薛崎緊擰著眉，「御花園東側的宮殿不少……趙繼泉，皇后今日在作甚？」

候在一旁的大太監回道：「陛下，皇后娘娘請了不少世家的姑娘賞花。」

「在皇后宮裡？」

趙繼泉搖頭，「在年喜宮，老奴已著人去瞧了，想必不多時便會有回信。」

薛崎臉色稍緩，嗯了聲。

他再次握起手中酒盅，朝下頭眾人舉杯，「一些小事，繼續奏樂吧。」

今日是宣王回朝的日子，薛崎為皇弟大擺宴席，接風洗塵，他不想因為一些小事便擾了雅興。

皇后那邊不知又在鬧什麼么蛾子，三天兩頭的沒完沒了，他今日有要緊事，實在脫不開身，不想去管。

這般想著，便轉頭看向身側離他最近的青年，笑著問道：「阿執，今日這歌舞可還喜歡？」

下首的薛執聞聲抬頭，一雙天然帶笑的狐狸眼彎起好看的弧度。

他一身清雅白袍，姿容矜貴，正襟危坐時背脊挺得筆直，一舉一動間，皆規矩得無可挑剔。

那張溫文無害、俊美清逸的玉面上，帶著讓人輕易放下戒心的、斯文又和善的笑容，長長的睫羽覆下來，半遮了瀲灩深情，多了幾分乖巧順從。

「皇兄盛待，臣弟惶恐。」

他一貫是溫和守禮的性子，連聲音都清潤動聽，不緊不慢得叫人聽了心裡無比熨貼。

薛執舉起自己的酒盅，送至唇邊時，動作幾不可察地頓了下。薄唇輕抵，清醇美酒滑入腹中，又低垂下眼眸。

動作斯文優雅，就像將規矩與分寸刻在了骨子裡，一舉一動皆踐行。

薛崎最喜歡自己這位皇弟的便是這一點，他笑道：「你此去江南料理案子，一去便是數月，實在辛苦，今日回家，不必拘謹。」

薛執這才猶疑著抬眸，不解道：「臣弟不覺拘謹，臣弟很舒適暢快。」

薛崎又笑了，擺手道：「也罷，你一貫如此。」見弟弟酒意上臉，神色似有倦怠，便不再拉著他說話，轉而關切起旁人來。

宴席上觥籌交錯，很是熱鬧，薛執放下酒杯，低著頭不知在想什麼。

旁人皆以為宣王殿下不勝酒力，極有眼色地不去叨擾他。

有幾個久慕宣王風姿的年輕人湊在一起，小聲讚歎著殿下即便酒醉，也分毫不失體面，斯文得體，溫文爾雅。

可若有人大著膽子湊過去瞧，便能看清他半掩著的黑眸裡，半分醉意也沒有。

一曲未畢，前去探查情況的小太監便回來了，他腳步輕而快，躬著身避著人群走到了趙繼泉身側，低聲耳語。

趙繼泉臉色變了變，快速轉身向皇帝稟明，不過他的聲音壓得極低，四周人聽不到內容，皆迷茫地看著。

薛執正襟危坐在几案後，半闔了眼眸，放輕呼吸，任由那邊清晰的低語送入自己耳中。

「金寧宮的小廚房走水，動靜大些是聽說有人私藏了爆竹，廚房的火蔓延過去，不小心點著了，現下火勢已經控制住。」

薛崎深深皺眉，「小廚房？金寧宮不是一直空著，最近住人了？」

「是三公主留了大長公主家的兩位姑娘小住，這幾日就宿在金寧宮裡。」

「姑母家的？人受傷了沒？」

「程姑娘還在宴上，趙姑娘回去取東西，正巧看到了火勢，受到些驚嚇，就是……」

趙繼泉說到這，臉色不禁白了兩分。

瞧出他神情不對，薛崎皺眉問：「就是什麼？」

趙繼泉躬身，聲音又低了些，「陸將軍的女兒那時正在金寧宮的偏殿小憩。」

薛崎驀地轉頭，「你說什麼！」

趙繼泉苦著臉，「聽說受傷了。」

偏殿距離小廚房最近，想必受了不小的衝擊。

薛崎臉色難看，戴著青玉扳指的手緊攥酒盅，心底掠過萬千思緒。

鎮南大將軍兩年來守著南境，此時此刻人正在大勝回京的路上，按著前線傳來的消息，再有不足半月便能抵京。

薛崎本有拉攏嘉獎大將軍之意，所以才命皇后留陸夕眠在宮裡多住些日子，眼下這個節骨眼上，他的女兒卻在宮裡受了傷。

篤地一聲輕響，薛執將手中酒盅輕輕落下。

薛崎沒有聽見，冷著臉道：「你親自去看看，跟皇后說，朕待會——」

「咳，咳咳……」

薛崎話未說完便被一陣壓抑的輕咳聲打斷，握杯的手頓了下，抬眸望向發聲處。

薛執的手抵在唇邊，正隱忍著輕輕地咳。

薛崎知道自己這個弟弟患有舊疾，身子一向不好，眼下他似是艱難地忍耐，卻仍無力抵抗喉間的癢意，不小心咳出聲時，他還面露歉疚，彷彿自己做了十分失禮的事。

薛崎眼底閃過深思，頃刻間有了主意。「阿執。」

薛執緩了兩口氣，抬起頭，目光一片清澈，「臣弟在。」

他瘦弱的身軀如松柏般筆直挺著，白皙的面上帶著薄紅，這讓薛崎有些不忍開口。今日這場宴請來了京中大半的世家年輕公子，一是為宣王接風洗塵，二則是薛崎還想趁此機會，為他的大女兒擇一良婿。

皇后在他耳邊念叨許久，說孩子大了，該早些定下一門好親事，薛崎捨不得女兒，總是推辭著說再等等，可前幾日大公主已過了十五歲及笄，今日若再沒個結果，晚上皇后怕是又要埋怨不休。

擇婿之事不可再拖，薛崎一時抽不出身，本想著讓趙繼泉代替自己先去問候一番，待宴席結束他再去瞧瞧，事總有個輕重緩急，他雖在意陸家女，可論重要程度，卻也越不過自家女兒，可眼下……

由於皇弟離京太久，倒是叫薛崎一時間沒想起他來，而薛執是自己最信任的人，有些事交給他更讓人放心，若由他出面，也更顯得皇家的重視。

「阿執，近前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陸夕眠再次清醒時，榻前正圍著許多人。

「醒了醒了……」

耳邊嗡嗡作響，後面的話聽不清楚。

她緩緩睜開眼睛，入目便是幾張熟悉的臉，那些人的嘴一張一合的，望著她的表情或慶幸或擔憂，自然也有幸災樂禍。

無須開口詢問，便知眼下的情況，右耳處的劇痛鑽心蝕骨，疼痛使人清醒，陸夕眠的思緒在此刻無比清晰。

她果真又回到了十六歲那一年——

泰景三年六月，皇后娘娘邀各家夫人與姑娘們賞花，席間她不勝酒力，向皇后娘娘告罪後，移步到金寧宮偏殿小憩。

醒來時，她十分不幸地遇上了金寧宮小廚房走水，火苗濺到了內含火藥的爆竹上，劇烈的爆炸將她的耳朵震傷了。

至於後宮為何會有爆竹，什麼樣的爆竹可以震傷她的耳朵，小廚房當時又發生了什麼事，或許皇家曾經給過爹爹交代，但陸夕眠對此卻是一無所知。

她當初右耳損傷聽不清聲音，很長一段時間意志消沉，家人害怕勾起她的傷心，個中內情對她隻字不提。

就在陸夕眠迷茫地睜眼，因疼痛而眼底含淚，抬手想要摸一摸自己右耳時，榻沿上坐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美貌婦人。

對方身穿花紋繁複絢麗的大紅鳳袍，雍容華貴，儀態不凡，陸夕眠認出這是蘇皇后。

蘇皇后溫柔地握住了她的手，眉目柔和道：「陸姑娘可還好？有哪裡不舒服嗎？」

溫柔似水的話語落在陸夕眠耳裡變得模糊不清，她直勾勾地望著蘇皇后，懵懂的模样倒叫對方自責不已。

想起方才太醫所說，再看著被紗布緊緊包裹的右耳，蘇皇后臉上的愧色更濃，歎了口氣，親自將陸夕眠扶了起來。

蘇皇后親暱地將她半攬在懷中，手掌安撫地拍著她的後背，一邊拍一邊傾身向前，貼近她的左耳說話。

「讓妳在宮中遭此劫難，實乃本宮之過，妳心裡委屈本宮知曉，但眼下最要緊的還是保重身子。」蘇皇后頓了頓，又鄭重道：「會好的。」

她目光憐惜地從少女臉上掃過，想起方才陸夕眠被宮人背出來時的那一幕——人昏迷著，面對外側的那半張臉上滿是鮮血，瞧著可怖極了。

好在她當時待在偏殿，且及時被人救了出去，身上沒有多餘的傷，不然若是陸夕眠被燒死在屋裡，自己該如何對皇上和陸將軍交代啊。

蘇皇后又問了太醫院的太醫幾句，陸夕眠低著頭，沒有看清她的口形，待她抬頭往外看時，正好見到對方回答——

「手臂上被木屑劃傷處只需每日早晚塗抹藥膏，約莫三月便可消除傷痕，至於右耳……」太醫頓了頓，飛快地瞥了一眼陸夕眠，心虛地垂下眸子，「恕下官無能為力。」

太醫刻意放輕了聲音，是不想讓陸夕眠聽到，他們以為這樣她就不會知曉，卻不知道她在前世右耳受傷的那兩年，早已學會了讀唇語。

「還好這張漂亮的臉蛋沒事，不然……」

「可再好看，也不會有人家想娶一個聾子吧。」

有幾個年輕姑娘在角落裡竊竊私語，陸夕眠全都「聽」了個正著，說她不會再有親事的，正是她的好從姊，陸明鸞。

離得遠，蘇皇后沒有聽見，倒是幾個姑娘身旁站著的二公主臉色沉了下去，擰眉輕斥道：「人醒了，咱們都出去吧，圍在這裡成什麼樣子。」

陸明鸞被二公主這冰冷的一眼看得抖了抖，自知理虧，轉身往外走時，心裡暗想陸夕眠的好日子可算到頭了。

二公主的生母陳妃與陸家關係親近，她走到太醫身邊，關切又細緻地問了些護理方法與日常的注意事項。

陸夕眠趁著無人注意，悄悄抬手，想摸一摸耳朵上的紗布，可才剛舉起手，一隻微涼且柔軟的手一下按住了她的手腕。

陸夕眠茫然側頭，這才發現床邊站著個人。

身穿淡藍色襖裙的少女面容清麗，細長的柳眉微微上揚，清冷的眸中罕見地染了一絲薄怒與警告，正是她的閨中密友，謝蘭姝。

謝蘭姝張了張嘴想說什麼，可一想到她一隻耳朵聽不清，臉色難看了兩分，又閉上嘴。

陸夕眠不知好友心思，只以為她在不滿自己亂摸，委屈巴巴地扁了下嘴，縮回手，把腦袋垂了下去。

她低頭不語，安靜的模樣落在眾人眼中，皆以為她傷心過度，不願開口說話。

二公主嘴裡念叨著「有什麼好看的」，然後便冷著臉把屋裡的人趕走了大半，謝

蘭姝也被她拉了出去。

陳妃沒走，走到榻前坐下，歎了口氣，抬手摸了摸陸夕眠的頭，「孩子，妳受苦了。」

其實相比於上一世，陸夕眠此時此刻的心態堪稱平和，不似上回那般無措又難過。她已經這麼過了兩年，早已習慣，做鬼魂的一個月讓她又重新能聽清聲音，那都是夢幻和虛假的，眼下只不過是回到了常態而已。

更何況，她算是白撿了一條命誼。

那棵杏花樹果然是難得的風水寶地，宣王真沒騙人。

陸夕眠愣了一下。對了，宣王！

那人前世是最後的勝利者，既然他那麼厲害，而現在這個皇帝兩年後就會死，那她是不是可以提前找到宣王，然後求他庇護陸家？若能成，不管兩年後會發生什麼，陸家的危機都能降低不少。

陸夕眠的心怦怦快跳起來，一股興奮的感覺在體內亂竄。

未嘗不可啊，宣王雖然嘴上說著不管陸家的事，可他後來的所作所為也並不全是冰冷無情的。陸夕眠越想越覺得有戲，垂在榻沿的小手攥成了拳，心裡立刻便做了決定。

她過於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，全然沒注意到陳妃是何時離開的，屋子裡就只剩蘇皇后和另一人。

「長姊，我會……」

聲音很模糊，但前兩個字陸夕眠聽清了，是個男子的聲音，她驀地抬頭，與那年輕公子四目相對。

她道是誰，原來是老熟人。

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陸夕眠磨了磨牙，卻未出聲，因為知道自己得忍。

前世受傷後，就是此人護送她出宮回到陸府，也是他在之後半年中時常來看她，那段時間陸夕眠悶悶不樂，蘇翊曇不論風雨、不管多忙，每日都堅持來探望她。最開始她實在沒心思見人，後來是娘說，看出來蘇翊曇是個重情義的，勸她給個機會，她才放任其靠近。

再後來，即便是在政見上與蘇相不合的爹爹，也被蘇翊曇的「誠心」所打動，不再與蘇家勢同水火。

爹爹主動軟下了性子，同他最看不慣的那些文官應酬往來，都是為了她和蘇翊曇相處時能少些為難。

誰能料到，蘇翊曇每日的悉心開導、噓寒問暖全是假的，對爹爹的百般討好，向哥哥指天發誓做出的承諾，也全都是假的。

蘇翊曇猝不及防被少女瞪了一眼，有點無措，暗忖自己是哪裡得罪了她嗎？

可再仔細看，她又將頭垂了下去，彷彿方才只是自己眼花。

「阿曇，我與你說的聽到了沒有？」蘇皇后瞋了一眼，有些不滿弟弟的分心，她順著他的目光回頭望了眼，又道：「別瞧了，她正難過著。」

蘇翊曇遠遠又盯了少女一眼，神色有些古怪，感覺方才那一眼倒真沒瞧出難過，

反而有些怨恨在裡頭。

這念頭才起，蘇翊曇便搖搖頭，自我否決。他與陸夕眠是鄰居，如同青梅竹馬一起長大，她是很喜歡他的，不然為何每次見面都對著他笑呢。

蘇翊曇回過神，「長姊，我在聽，妳叫我送陸姑娘回去。」

蘇皇后點頭，壓低了聲音，意味深長地叮囑，「她受了傷，正需要人陪伴，你好好表現。」

蘇翊曇抿了下唇，猶豫道：「長姊，可父親他——」

「父親做事也要看陛下的意思，」蘇皇后打斷道：「鎮南大將軍是棟梁，駐守南楚這兩年，功勞不可謂不大。雖然父親在政見上與陸家一向不合，但大將軍手中握著軍中的勢力，這是我們需要的。」

「他不日即將大勝回京，陛下的意思是能拉攏儘量拉攏，不管從前關係如何，今後要以交好為先。如今陸姑娘在本宮的宴上出了事，本宮難辭其咎，眼下只能靠你多往陸家跑一跑，叫大將軍別太生氣才好……陸家若是能站在我們蘇家這邊，於辭兒可是一大助力。」

兩人交談時聲音壓得極低，保證沒有旁人能聽到，但陸夕眠卻不需要聽，她只要看了看，瞧清楚蘇皇后的口形，心裡便什麼都明瞭了。

她前世受傷以後整個人像是被扔進了地獄一般，所見皆是黑暗，她花了很長的時間接受自己「殘疾」的事實，等她再重回人間，首先看到的便是對她不離不棄的蘇翊曇。

先入為主下，自然對蘇翊曇產生了依賴之情，她曾以為蘇翊曇會是自己後半生的依靠，可惜一朝淪為階下囚，家破人亡。

一直到死時，中間很長一段時間她都想不明白這人究竟是何時變壞的。

現在一切分明，不是人變壞，而是這本就是一場圈套，一次算計，一個陰謀。

重來一回，她要警惕蘇家人，要替家人報仇，至於蘇翊曇的示好……

陸夕眠撇了撇嘴，讓他哪邊涼快哪邊待著去吧！

只不過一切還要從長計議，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般傻乎乎的，旁人說什麼她就信什麼，尤其是蘇家人，更是要格外小心。

她又看了一會便收回視線，手撐在床榻邊想要下去，蘇皇后還想再說點什麼，餘光瞧見她下了榻，立即走了過來。

目光打量著少女蒼白的臉龐，蘇皇后關切問道：「怎麼下來了？時辰還早，再多歇息一會吧。」

蘇皇后怕陸夕眠是要回陳妃宮裡去，畢竟她這趟進宮來，幾日時間都是住在陳妃宮裡的。

陸夕眠耳朵還疼著，她看清楚了蘇皇后的話，可不太想理會，於是裝聾作啞道：

「小女子聽不太清，請娘娘恕罪。」

話音才響起，落在她身上的那道男子目光變得更憐惜了。

「可憐的孩子，妳放心，此事本宮定會給妳一個交代的。」蘇皇后歎了口氣，又順勢道：「叫阿曇送妳回家吧，阿曇為人可靠，有他在本宮也放心些。」

陸夕眠一個「不」字脫口而出，蘇家姊弟皆驚詫地看向她。

陸家與蘇家是十幾年的鄰居，他們也算是看著陸夕眠長大，知道這小姑娘對著與自己交好的人或是主動向她示好的陌生人時，性子就像一團棉似的柔軟。

她很孩子氣，愛恨分明，且一向不會遮掩自己的情緒，喜歡就是喜歡，討厭就是討厭，所以此刻她的拒絕在姊弟倆眼裡尤為突兀，畢竟以前陸夕眠在面對他們時，不是這般態度。

陸夕眠懊惱地咬住唇，在心裡暗道一聲本性難改，閉了下眼睛，索性就隨了心去說話做事。

再睜開時，她沒遮掩自己的抗拒，清澈的眸子直視著蘇皇后，坦言道：「娘娘，我想一個人靜一靜。」

她說得坦蕩直白，符合一貫的性子，反倒叫人生不出懷疑，蘇家姊弟對視一眼，都在腦中替她的行為做了解釋——

高高興興來赴宴，卻沒想到飛來橫禍，右耳往後能不能再聽到聲音都不好說，或許這一輩子都擺脫不掉「殘缺」二字，這事放在誰身上都不好受。

蘇皇后見她好看的眉都皺在一起，又見裹著傷處的那團布被血染得紅透，知她定是疼痛難忍的，因此並未計較她否決自己的提議。

「那妳莫要走太遠，待會本宮派人送妳回家。」這次她的聲音大了許多，且對著她的左耳，陸夕眠沒法再裝作聽不到，於是敷衍地點點頭，頭也不回地走出去。蘇皇后特意叫來貼身伺候的宮女，她一向體貼入微，叮囑宮人莫要湊到陸姑娘面前去惹人厭煩。

既然陸夕眠想靜一靜，便放任她一個人待著，只要人還在她的華春宮裡，便不許人上前叨擾。

蘇皇后看著陸夕眠出了門，便也來到廊下，繼續囑咐弟弟幾句話。

第三章 能保護陸家的人

陸夕眠出去後並未走遠，她知道皇后鐵了心要蘇翊曇送她回去，這是躲不開的。耳朵疼著，心裡想著一會要單獨面對那個心懷不軌的男子，心口便堵得慌。站在海棠樹下，陸夕眠望著花已漸漸凋落的枝椏正在出神，有個小太監攏著兩手，踏著碎步快步行至大宮女面前。

「陛下聽說……」

聲音自是聽不清的，陸夕眠偏頭看去，正好見到小太監似是在回大宮女的問話，這次她讀清了小太監的唇語——

「宣王殿下正在金寧宮查探情況，殿下說，若娘娘這邊方便，他等會過來。」

「宣王」二字她瞧得清楚，眼前頓時一亮，那一瞬間連耳朵的疼痛都忘了。

陸夕眠目光灼灼盯在大宮女身上，看著她走到蘇皇后面前如實稟報。

蘇皇后皺了下眉，「宣王怎麼來了？」

「陛下在前朝宴請大臣，走不開，便叫殿下來問問金寧宮走水的事。」

蘇翊曇見蘇皇后臉色難看，心中亦惴惴不安。

「今日不是為他接風洗塵嗎？怎的提前離席了？」蘇翊曇急忙道：「長姊，今日

之事到底是何人所為？妳可知曉內情？」

「事發突然，本宮還未來得及詳查。」蘇皇后擰著眉搖頭，她下意識想尋找陸夕眠的身影，一下便撞進了少女直勾勾的目光裡。

那眼神十分坦蕩，絲毫不避諱什麼，

即便知道陸夕眠聽不到他們的交談，蘇皇后還是壓低了聲音，「去傳話吧，就說本宮這裡有客，暫時脫不開身，勞煩他半個時辰後再來。」

蘇皇后心裡沒底，若是皇上親自來問倒還好糊弄，偏偏是這個宣王。

「不論此事是因何而起，本宮管理後宮不嚴的罪名難逃，只盼著此事莫要牽連太廣才好……」蘇皇后嗟歎道。

陸夕眠假裝在宮中隨意漫步，蘇家姊弟低聲說話，並未注意到她在不知不覺間，人已經晃到了宮殿門口。

陸夕眠一隻腳邁出院子，小心翼翼地回頭望了眼，見無人注意，便拎著裙角，迅速閃身溜了出去。

她在宮裡住了不短的時間，對裡頭的路十分熟悉，從皇后的宮殿走到金寧宮，要經過辦賞花宴的年喜宮，那兒應當還有不少人沒走，自己得避開。

陸夕眠腦海中有一張皇宮各小路的輿圖，那是她前世同好友在宮中玩蒙目相捉時拓印在腦海裡的，但凡是她曾走過的路，都會記在腦子裡，即便過了一世，那些道路的印痕也不曾淡去。

找到宣王以後說什麼呢？陸夕眠沒想那麼多，只打算先見到人再說！

她這一路走得膽戰心驚，心口像是揣著隻小兔子，心臟咚咚咚地撞擊著胸腔，緊張到無以復加。

一隻耳朵剛受了傷，聽力大大有損，她只能靠著眼睛四處搜尋。

皇后很快便會發現她不見，屆時發動宮人尋她，費不了多少功夫就能抓到自己，所以她腿腳得快些！

這般想著，腳下健步如飛，竟是從未跑得這麼快過。

事情發生變故時她是昏迷著的，待她清醒過來，人已經躺在皇后的寢宮了，是以她並未親眼見到走水後的金寧宮殿。

陸夕眠一路跑到宮殿前時，被眼前的景象嚇到，金寧宮雖說已經有好幾年無人長住，但因距離舉辦後宮私宴的年喜宮很近，所以時常供赴宴之人小憩用。

比如她今日因為不勝酒力，便來金寧宮小睡了會，這裡雖不比一般后妃的宮殿那般富麗堂皇，倒也還算乾淨美觀，可眼下……

陸夕眠駐足，放眼望去，就見金寧宮的小廚房燒成一片廢墟，夷為了平地，破磚爛瓦散落一地，與之相連的兩間房也坍塌大半，再瞧不出房子樣兒。

主殿和西偏殿還好好的，只東側的偏殿——陸夕眠小憩的那間，房子依舊矗立，只是木門木窗皆破損嚴重，窗框也被熏得焦黑。

她呆滯地望著眼前的慘烈，一時間被震撼得說不出話來，這是她兩世加在一起，第一回直接面對這場意外，就這樣看著最後一具焦屍被蒙上白布，由幾個小太監抬了出來。

「我還真是福大命大啊……」陸夕眠心臟不住地顫抖，有些失神地喃喃。傳話的小太監隨在送屍隊後面走了出來，她閃身躲到旁邊的樹後，待人走遠，才拎著裙襖探頭探腦鑽了出來。

金寧宮裡已不剩幾個人，四周一片寂靜，陸夕眠收拾好心情，又往院中張望。青磚石板路從腳下延伸出去，視線順著小徑遠投，一下便望到了盡頭。廢墟前，一場大火將青磚路生生攔截，廢墟中碎片狼藉，滿目瘡痍。身著清貴華服的年輕男子正屈身半跪在地上，他一隻手搭在膝上，一隻手不嫌髒的在那堆黑黢黢的瓦片殘骸裡撥弄翻找，既耐心又專注。

陸夕眠看到那個不算陌生的身影，心裡頓時酸軟，眼眶一下便紅了。或許是因為前世那些糟糕的一幕幕仍在眼前，她對男子無端生出滔滔不絕的依賴，哪怕只是一個背影。

那是個好人，是於她有恩的人，她終於找到他了！

稍早薛執前腳剛趕到金寧宮，衛懲便領著幾個倖存的宮人來到他面前。

「殿下，」衛懲說：「出事時便是他們幾個在這周圍。」

衛懲身後站著兩個太監和一個宮女，他隨手揪住一小太監的後領，把人拽到近前。小太監被腳下的東西絆了一跤，撲通一聲摔跪在廢墟上，身子抖如篩糠，豆大的冷汗由額頭滑落，「宣、宣王殿——」

「問安就免了。」薛執打斷道：「說說情況。」

他清潤的聲音徐緩溫柔地掃過眾人耳朵，如清風般和暖。

男人抬起頭，含著鼓勵意味的柔和目光落下，在意識到對方的膽怯時，又繼續安撫道：「若與你無關，不治你罪。」

小太監鬆了口氣，不安的心神穩了穩，心道宣王殿下果然如旁人所說那般斯文和善，再開口時便多了幾分誠懇，「奴才是花房的，今日去給靜熙宮送芍藥時，在金寧宮東側的宮門處看到了椿喜，他從金寧宮裡匆忙跑出，鬼鬼祟祟的……」

衛懲問：「椿喜是何人？」

「椿喜是三皇子的近侍，平日寸步不離三皇子的。」小太監啞咕道：「奴才覺得他奇怪，是因為三皇子住的含靈宮離這裡有一炷香的腳程，他跑這麼遠作甚……」

更可疑的，是他捧著花才走到靜熙宮門口，便聽身後傳來一聲巨響，而發聲地便是金寧宮，怎麼會這麼巧呢？

「殿、殿下，椿喜不會是故意縱火吧？」

薛執垂眸聽著，沒有言語。

衛懲又點了第二個人出來。

第二人是個年紀稍大些的老太監，畢竟是宮裡的老人，見宣王時顯然比小太監鎮定許多。

「老奴是金寧宮的，事發前發現小廚房的宮女隨意丟棄了未熄妥的炭盆在房後，先是訓斥了她幾句，又叫她把炭盆拿回來。誰知……」老太監搖了搖頭。

衛懲聞言皺了下眉，「炭火未熄？這麼說那些炮竹是沾了炭盆裡殘餘的火星，才

燒起來的？」

老太監點點頭，又歎道：「那小宮女也死在了大火裡，沒有回來。」

若是他能早些發現這個紕漏，或許這場大火就不會發生。

「那你可知曉這些炮竹是誰的私藏？」

老太監又搖頭，「不知是誰放在那裡的，老奴以前從未見過。」

薛執靜靜聽著，他手裡捏著一截燃後的炮竹，這是小廚房爆炸後殘留在現場的東西。初次清查時，有人發現了這個，判斷是宮人私藏的炮竹不小心沾到未熄的炭盆火星才導致起火。

炭盆是意外，至於炮竹是誰私藏，目前尚無人認領，需再進行調查。

第二人說完，薛執仍低著頭，捏著那截小小的炮竹在手中仔細端詳。

直到第三個小宮女戰戰兢兢道：「起火時，奴婢正要去靜熙宮取衣裳，才走到殿外，就聽到背後一聲巨響。」

衛懲問：「取什麼衣裳？」

小宮女答，「陸姑娘小憩後，汗水弄髒了衣裳，當時皇后娘娘要召見她，所以奴婢就去取一件新的。」

「陸姑娘——鎮南大將軍的女兒？」衛懲皺眉，「她受傷了嗎？」

小宮女眼眶紅了，聲音顫了顫，「是，陸姑娘受傷了，還是、是我把她背出來的……都、都是血，半張臉都紅了……」

衛懲擰著眉，抬手揮了揮示意這三人離開。

「殿下，陸將軍的女兒受傷了，此事恐怕——」

薛執將那一截炮竹握在掌心，挑著眉問道：「你覺得這些炮竹，能造成這麼大的動靜嗎？」

衛懲啞聲。

爆炸發出巨響時薛執正在前朝宴飲，從承文宮到此處少說要走上一刻鐘，當時他們可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那股威力，毀了半座宮殿、死了幾個宮人，這可不是幾個炮竹能做到的。

「意外、巧合，的確啊。」薛執隨意抬手，將手裡的東西揚了出去，他拍拍掌心，撐著膝站了起來，但嘴上這般說，面上卻不是全然信了的樣子。

是意外不假，又或許不止如此。

衛懲道：「屬下再派人好好翻翻這裡？」

薛執沉思片刻，擺了擺手，「不必再找了。」

若是往常，衛懲會全心全意聽從任何指令，但今日——

「殿下，大將軍不日便會回朝，此事若不徹查，怕是不好交代。」

薛執含笑的目光徐緩掃過衛懲的臉，可只看著他，並不說話。

衛懲被看得頭皮發麻，「殿下，屬下一時情急，失言了。」

「這麼在意陸家的事？」薛執輕聲問。

他目光平靜，若有似無地在衛懲臉上掃了一圈便淡淡收回，垂下長而密的眼睫，情緒全然遮掩，分毫不露。

衛懲單膝跪地，神情認真道：「您知道的，我很崇拜陸將軍，不希望陸家也被人——」
「好了，」薛執伸手把人扶了起來，笑著打斷道：「本王沒說什麼啊，何必嚇成這樣。」

衛懲哪裡敢讓他親自扶，衣裳袖口沒等被碰到，便趕緊自己站了起來。
抬起頭那一刻，衛懲好像看到了一個身影，他眼睛飛快往遠處又瞥了一下，收回目光時，便見宣王似笑非笑地睨著他。

衛懲咳了聲，臉色古怪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殿下，那邊站著的好像是陸姑娘。」
薛執沒有回頭，微揚眉梢，「誰？」

「那位被大火波及，受了傷的陸姑娘。」
一提受傷，薛執不說話了。

衛懲道：「殿下，可要我……」

「把她趕走」四個字還沒說出口，便聽薛執道：「你迴避。」

衛懲愣了，「迴、迴避？」

薛執低下頭，似在專心研究地上那堆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嘴上催促，「走。」

衛懲：「……哦。」

他猶疑地又瞥了一眼院子門口，撓了撓頭，轉身避開。

衛懲前腳才離開院子，陸夕眠便做好了心理準備，提著裙子飛奔起來，越奔跑越靠近，大腦便越空白。

她眼睛裡只有那個背對著她站在那兒的男人，緊張和激動的情緒擾得她心神不寧，慌亂中她沒看清路，黃色繡花鞋踢到一堆斷裂的碎木板上，人被狠狠絆了一跤。這裡才剛絆倒過一個小太監，此刻倒楣的變成了她。

「哎——」

薛執最開始聽到背後的腳步聲時，並未打算理會，畢竟他也沒料到會有女子這般莽撞，直接往人身上撞。

女孩的呼喊聲出口時，他突覺不妙。未等轉身，背後便被人大力撞了上來。

「唔。」一聲悶哼從男人唇角逸出，俊秀的眉微蹙。

嗚嗚嗚，好痛哦……陸夕眠腳背被卡在木板與木板之間，額頭磕在男人背上，大抵是因為再次禁受衝擊，傷口又破裂，包紮厚實的右耳傳來了一陣撕心裂肺的痛感。

尖銳的疼痛迅速衝上頭頂，就像有人在用鐵釘去鑽她的頭皮。

眼眶和鼻子立即湧上一陣嗆人的酸意，淚花頃刻盈滿了雙眸，疼得她瞬間眼前發黑。

可即便滾燙的淚珠抑制不住地滑落臉頰，她仍死咬著下唇，一聲哽咽都沒出。

薛執很快轉身，有力的手掌隔著衣袖抓了下她的手腕，將她穩穩扶起，拉著她站好便鬆開手，目光落在她的身上，可看清對方樣貌後，不由得怔住。

這是個年紀不大的小姑娘，穿著一身活潑嬌俏、充滿朝氣的顏色，衣裙繁複，花紋精緻，十分的講究。

明明是最愛美的年紀，可此刻衣裳卻染上了斑斑血跡，十分突兀的髒汙破壞了她

原本的美麗，看起來狼狽又糟糕。

右手臂的袖子破了一道長長的口子，隱約還能看到胳膊上裹著一層止血布。

小姑娘的右耳包裹著厚實的紗布，血已經將白色布條浸透，看起來紅得嚇人。而她對這一切渾然不知，只紅著眼睛，呆呆地望著自己。

薛執微怔，與她四目相對。

陸夕眠覺得自己重生了一次總該有些長進，首先便是要學會忍耐，不能再像前世那樣沒心沒肺大刺刺的，不該再那般軟弱，必須要更堅強。

於是從睜開眼再次面對大火時起，她就一直在忍——

在皇后宮裡看到仇人時隱忍怒火，看到昔日好友時強忍著傾訴慾，至於躲著眾人偷偷跑出來這件事，更是她兩輩子加在來做過的最有勇氣的事。

原本她覺得自己已經能像爹娘一樣，像那些大人一樣，可以順利地藏住自己的心思不被人看出來，可以遊刃有餘地處理眼前的困境。

可直到此刻，她忍住了滿腹委屈，忍到眼眶通紅，忍了一路，卻在見到上一世對她和她家恩情最大的這個人面前，還是沒能忍住。

面前正在看著她的人是她可以確定能保護陸家的人，他就象徵著安全感，勾起她心裡好不容易按下去的委屈又冒了頭。

「嗚……」低低逸出的嗚咽聲聽在人耳中，如有隻小爪子在抓撓著心臟般癢。

少女神情懵懂，目光裡有這個年紀才有的坦蕩與天真，還有些叫人讀不懂的執拗，薛執不知這些「固執」從何而來。

許是疼得厲害，卻又強忍著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哭，所以一直忍著眼淚，忍到了鼻尖眼眶通紅，脆弱又堅強，看起來惹人憐愛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他突然溫柔地問。

陸夕眠目光有些呆滯地望著他，沒有注意到他的問話。

年輕男人的眉眼精緻俊秀，眸光明澈柔和，一雙天然帶笑的狐狸眼十分漂亮，原本該帶著幾分攻擊性，卻又因他唇邊掛著淺笑，幾分凌厲便淡化在他周身斯斯文文、溫潤恬淡的氣質裡。

陸夕眠不知哪兒來的勇氣，她緊走兩步靠近，抬起左手一下揪住了男人的袖子，帶著哭腔哽咽說：「不能走，我好疼嗚嗚……」

話音響起，薛執輕挑了下眉。這是賴上他了？

目光淡淡落在她的傷處，看到傷口裂開後有血流下，透出了包紮的縫隙，順著臉頰暈染了白膚。

他溫和地笑了笑，緩聲道：「可要替妳宣召太醫？本王去叫人。」

說罷便要抽出袖子，繞過她離去。

原本存著試探這位陸姑娘的打算，但經這一番折騰，此刻也沒了那個心思。

未等他動作，少女手上使用了力氣，玉蔥般的纖纖細指死死揪著他的袖角，用力到指尖毫無血色，像是傾盡了全身之力。

一雙靈動澄澈的小鹿瞳忐忑地望著他，生怕他離開似的，揪著他的衣角還往她的方向拽了拽。

薛執低頭看了眼，臉上的笑意淡了些。倒是從未有人這般大膽，敢一再的對他失禮。

陸夕眠見他真的不動了，滿是試探和心虛的眸中閃過一絲驚喜，她自以為將竊喜與慶幸藏得很好，可惜在薛執眼中，只需看上一眼，這些心思便一覽無餘。

薛執從未遇到過這樣的女孩，久違的新奇感讓他興致忽起，嘴角又噙著笑意，放緩了嗓音，慢條斯理道：「捨不得本王走？」

若仔細聽，便能發覺這句早已不復方才那般溫柔客氣，甚至有些故意引誘的意味，與方才所表現出來的溫文爾雅大不相同，就像是突然換了個人。

可惜陸夕眠自從見到他以後，思緒便亂糟糟的一團，她的注意力一直在男人那雙帶笑又好看的眼睛上，沒發現他的異樣，也沒注意盯著他的唇。

他聲音不大，陸夕眠自然就沒聽清，「什麼？」

她的表情太迷茫，薛執很快意識到自己故意為之的挑逗並未引起她的任何反應。她聽不到。

這個意識浮現在薛執腦中，他眼睫輕輕顫了下，突然沉默了下來。

沉寂片刻後，他忽然往前邁了半步，兩人的距離頓時拉近。

「聽不到了嗎？」似是在感歎，喃喃細語低到人幾乎聽不到，表情有些遺憾。

陸夕眠瞧清了他的唇語，呆呆地點了下頭，小聲承認，「這邊聽不到了。」

一邊說著，一邊毫不避諱地交了自己的傷情，側了下臉，手指著右邊的耳朵。

「但是用左邊仔細聽還是可以的。」

因她亂動，直往下流的血跡頓了頓，轉了個軌跡後，才繼續往下淌。

眼看著血就要滴落到她的衣領，薛執忽然輕輕笑了聲，唇角彎起，但眼裡沒有絲毫笑意。

「害妳受傷，」他抬手捏住女孩的下頷，拇指輕輕抹去腮邊血跡，嗓音微啞道：

「本王負責，如何？」

動作著實輕佻放蕩，略微上揚的語調亦顯輕浮。

男人的拇指上有薄繭，應是練過騎射、拉過弓箭的緣故，他用指腹擦過女孩細嫩的臉頰，替她抹去上頭的一片血跡。

陸夕眠沒被人這麼碰過，渾身不自然地顫慄了下，縮了縮脖子，但卻沒躲開。

她瞪圓了眼睛，傻傻地盯著他的唇，自然看清了他的話。可就因為看清，才難以置信地呆愣在原處，失去了反應的能力。

她慢慢眨了下眼睛，懷疑自己的眼睛也出了問題。

薛執慢慢收斂起調笑的神色，在她失神時，又退回到該有的分寸中。先是後撤半步拉開距離，又從袖中取出一條白色絲帕，低著頭漫不經心地擦拭著滿是鮮血的手掌。

他看著自己的手，一邊擦，一邊輕笑著開口，「說笑罷了。」

「我當真了！」幾乎是踩著他的話音，陸夕眠趕忙叫了出來，像是生怕他反悔般。

薛執擦手的動作一頓，微微皺了下眉，但很快又鬆開，他掀起眼瞼，審視地看了她一眼。

那一眼有些鋒利，藏有懷疑和警惕的暗光一閃而過，隨即又被他很好地壓了下去，十分自然地藏進了那雙天生多情的笑眼裡。

還沒等薛執開口，陸夕眠又怯生生卻堅決地朝他伸出手。

袖口處再度傳來下墜的力道，他瞥去一眼，「嗯？」

陸夕眠不好意思地咬了下唇，窘迫道：「能不能……」

薛執等著她的下文，只見她猶豫片刻，最終像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氣，孤注一擲道：「殿下能不能送我出宮？」

回答她的是一陣沉默。

「殿下方才說要負責的，難道這便要說話不算數了嗎？」她咬咬牙，「我當真了！」薛執低低笑了一聲，他沒有開口答應，只似笑非笑地睨著她，明明笑眼溫和，卻無端叫人有一種害怕的感覺。

陸夕眠原本積攢的一腔勇氣，頃刻間盡數泄去。

他看著小姑娘羞窘無措地把腦袋越垂越低，心底的興味越發濃厚，她那雙澄澈的眼睛，叫人很難不生些惡劣的捉弄心思。

「姑娘貴姓？」

陸夕眠微怔，下意識道：「陸……」

對了，他不認識她。意識到這點後，再看向自己正死死揪著對方袖角的手……她臉又紅了幾分。

被一個不認識的女子強行拉住衣袖，大概不會有什麼好印象吧？陸夕眠挫敗地想，宣王還對她這麼和顏悅色，這人的修養真好。

正要鬆手道歉，身後便傳來幾個人的腳步聲，陸夕眠一激靈，頓時繃緊精神，也不敢回頭確認，就擔心是來找她的。

她的手緊張地微微顫抖，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用力，眼神哀求地看著薛執，「幫……」

他垂眸掃過袖角，嘴角噙著冷淡的笑意，毫不猶豫、乾脆俐落地撤回袖子。

陸夕眠剩下的聲音都硬生生卡在喉嚨裡，心猛地沉了下去，眼裡的光瞬間黯淡。薛執視若無睹，繞過她往外走去。

沒希望了，她想。正垂頭喪氣，便聽男人的聲音傳來。

他就站在身後左側，離她很近的地方，好像在說給她的左耳聽。

「去宣太醫來。」

好不容易尋到人的華春宮小宮女看了一眼被男人擋在身後的女孩，神色猶豫道：

「殿下，皇后娘娘在找陸姑娘，奴婢把人領回去再宣太醫吧？」

薛執溫和地笑了笑，緩聲道：「本王是不該阻妳將人領回，畢竟皇后之命不可違，妳的難處本王知曉，只是聽聞這位姑娘事發時就在現場，目睹了些情況，本王實在在意。陛下要徹查此事，本王必定盡心竭力，方能不負皇恩，這點不得已，相信皇后娘娘可以理解。」

小宮女受寵若驚，她向來都是按照主子吩咐行事，對方不配合時故意刁難都是常事，何時聽過主子們的解釋？這些位於高位的皇親貴戚更是沒有必要多費口舌向

她這個小小宮女做說明。

她忙不迭應道：「殿下言重了，自然是案子為重，只是陸姑娘她——」

薛執抬手打斷，笑道：「皇后娘娘那裡本王會親自去解釋，妳回去就說是本王執意把人留下，有些細節要問一問陸姑娘，之後本王再派人送她回府，讓娘娘莫要記掛。」

小宮女聞言鬆了口氣，領命離開。

Crescent